

寻访 | 匠人潘允星：捏作之美要传承



捏作是中国古建筑在屋顶、钱角、影壁、牌楼等部位上的一种传统装饰技艺,流行于江浙沪地区,其集雕塑、绘画、泥塑于一身,灵活运用在中式建筑的相应部位,以此来提升建筑的整体艺术效果。

捏作技艺需要施工者具备良好的艺术修养,工人难为此,而艺人又苦其劳作之苦,工匠的出现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也有了捏作的发展。

嘉定马陆大裕村潘家宅(现楼下村民组)的潘允星是嘉定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捏作技艺的传承人,古稀之年的他仍在为捏作的发展和传承奔走,最近,记者走进了他的工作室,听他为我们讲述关于捏作的故事。

捏作,起源于人类文明之初,在出土的殷墟古建筑遗存中已有用捏作技艺制作的工艺品,之后每个朝代都有传承和发展,至明清已大规模运用,捏作的材料主要有石灰、砖瓦、稻草等,到了近现代,也采用钢筋、水泥等现代建筑用材,其色调主要有清、灰、黑、白等,其功用除了装饰美观外,也能彰显建筑主人的身份、地位、影响。

“嘉定地区的捏作大多在汇龙潭、秋霞圃、古猗园等处,私家建筑中较少,因为古时这种工艺只有大户人家才能承受得起。”嘉定区捏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潘允星解释道。

走进潘允星的工作室,映入眼帘的就是满墙的国画和书法。他的虾蟹水墨画和齐白石的风格颇有神似。

这门古老的技艺,自小他就喜爱美术、唱歌,“按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个文艺青年,”潘师傅自己总结道。

少年时代的家庭成分让他的童年并不欢乐,独处时,他就画画,用小手临摹大户人家的门窗捏作,这是他和捏作中人物的对话方式;寂寞时,他就唱歌,用歌声排解内心的孤独。想不到孩提时代的爱好等长大后竟受用无穷,他的捏作技艺不断提高,富有灵性,令人眼前一亮,“艺术兴趣要从娃娃抓起,此言不虚,”老潘对此颇有感慨。

在长浜小学、嘉西农中上完中小学后,没书可读的潘允星开始跟着村里的老师傅学木雕、砖雕。帮着村民们做床头雕刻、打家具。“木雕和捏作是一脉相承的,都用到雕塑的技巧,只是形

声在外,秋霞圃、城隍庙、豫园的修建工程他都作为主力参与,1982年,他参与修缮了嘉定城隍庙,设计了八仙过海、盘龙脊。八仙过海位于城隍庙主殿屋檐,塑有八仙,形态各异,人物生动,盘龙脊位于城隍庙主殿屋脊,龙首盘于正中,象征威严。这一役让他走出了嘉定。1989年他为上海豫园的牌坊式门楼雕塑巨龙,两条巨龙揭幕时让人惊叹,当时的《文汇报》、《上海旅游报》、《上海郊区报》纷纷对他进行报道,老潘声名远扬。2000年,他参加蒙特利尔国际立体花坛大赛,获得荣誉大奖,次年又被加拿大官方邀请赴加指导设计《双龙戏珠》等工程。

在华亭镇的华亭佳苑,记者看到了潘允星主持修建的社区仿古长廊,古色古香的亭子和长廊让小区的环境如“园林般风雅”,捏作的技艺在其中发挥得淋漓尽致。社区居民陆雅妹今年84岁,她说之前只在大户人家的建筑上看过捏作,想不到自己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有这份荣幸住在这么美丽的小区。而当初主事者的支持让老潘也痛快地发挥了一次,“这个工程是我一身的杰作,以后也难有这样的机会。”

捏作技艺的产生,最初是出于美化建筑的需要,故而大多存在在古建筑的屋顶、钱角等处,其图案或飞禽、或走兽、或花卉、或虫鱼。之后,在时代的变幻中,受中国文化特有的天文、地理、政治、人文等文化理念的影响,逐渐加入了一些特定的文化元素。

在后期,它的作用已不仅仅为修饰和美化建筑物,还有了其他的含义,其一表明该建筑物类别的作用,如在孔庙之前,通常建有魁星楼或魁星阁,饰有魁斗图案,一则主文运,一则突出孔庙的身份;其二还有表明建筑主人身份的作用,在建筑上饰有仙鹤、孔雀、云雁或者狮子、虎豹、熊黑等图案,来表明代表文官或者武将的宅邸,不同的鸟兽图案代表了不同的等级。

嘉定地区的捏作主要分布在嘉定城区、马陆、安亭等区域。

谈起捏作在江南发展,潘师傅有着自己的看法,首先,捏作作品不耐严寒,在华北、东北地区,只能用琉璃饰件,江南用的捏作饰件会被冻裂,其次,江南地区的人文环境追求细腻活泼,不宜用模具成批制作,同时,江南物富民丰,园林建设工程量大,流行于徽州地区的“雕作”极耗



身为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和中国国家画院会员的他业余时间就爱绘画,“绘画讲静,生活讲动”。潘允星分析道。记者在交往中感受到他有着天然的乐天性格,在潘师傅看来,“干捏作这行比较耐性子,性格不乐观很难坚持。”

两位徒弟兼助手正在捏作几幅园林场景,场景中人物头像仅有拇指般大小,但五官俱有,表情栩栩如生,内容似连环画般生动,令观者沉浸其中,甚为惊叹。老潘助手秦通向记者介绍,捏作的功夫全在指尖,千万急不得,得慢慢捻、慢慢刮、慢慢贴,一定要慢。

潘允星出生在解放前,今年已71岁,初见他,五大三粗、憨厚朴实,粗粗看他,似乎与艺术不相干,但就是他,结缘了捏作

式不一样。”

1978年,在乡间已小有名气的潘允星适逢嘉定汇龙潭大修,他走出了农村,师从嘉定捏作传人王福祥三子王末学习捏作技艺,早在民国初期,王家在嘉定已颇有声望,他拜师学艺、边学边干,一同参与汇龙潭打唱台钱角、歇山上的古典戏曲人物制作。其中,他尤为满意的是设计制作了汇龙潭西大门的松鹤图和百乐图漏窗,这是极考验水平的一种技法,采用骨刀、石灰、纸筋、稻草、钢筋等原料,先用钢筋扎出轮廓,然后用纸筋糊在骨架上,再捏出形体,最后用骨刀批出细节。松鹤图塑有一鹤立于松枝之上,一鹤飞翔徘徊于松间;百乐图塑有柏树和梅花鹿,以嘉定方言谐音“百乐”之音。

汇龙潭修造之后,潘允星名

费时间,无法赶工期。

虽比雕作耗时短,但捏作同样是一门吃工夫的技艺,以潘师傅正在为古猗园制作的捏作画为例,三块一米见方的作品,潘师傅和两位助手干了快三个月,仍未完成。与此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传承的艰难,“捏作耗时耗力,工匠收入也有限,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行。”

时代变迁中,传统的建筑业已悄然退出历史舞台,民间的住房基本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捏作的行业空间大大萎缩,这也

导致捏作从业人员的稀缺,老的捏作技师,转行的转行,退休的退休,新人的问题是不想干、没美术功底干不了,“嘉定就我和我的助手还在干,独一支了。”谈起捏作的传承,潘允星有些落寞。

老潘是40后,徒弟和助手们也都是50后,匠人们的年岁越来越大,传承面临着紧迫的困境,为此,他特地在工作室门口打起了广告,欢迎年轻人来捏作坊交流学习,“牌子挂出来很久了,但没人进来过”,老潘实话实说。

感谢陈兴龙对本期采访提供的帮助

